

#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



第卅四册  
宋元明小說

#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

第卅四冊 宋元明小說



#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



(全35冊，定價新台幣7000元)

編著者：姜 潤

出版者：莊嚴出版社

發行者：鄭惠文

發行所：莊嚴出版社

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0號雙子星大樓2樓2號

電 話：8356376 • 8359621

郵 撥：11119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中華民國72年10月一版・第一次印刷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#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三十四冊

## 目 錄

### 宋元明小說(二)

#### 醒世恒言

賣油郎獨占花魁

三

喬太守亂點鴛鴦譜

四四

蘇小妹三難新郎

六六

白玉娘忍苦成夫

八〇

吳衙內鄰舟赴約

九九

### 拍案驚奇初刻

轉運漢遇巧洞庭紅

波斯胡指破羈龍殼

一二三

劉東山誇技順城門

十八兄奇蹤村酒肆

一四二

錢多處白丁橫帶

退時刺史當梢

一五六

顧阿秀喜捨檀那物

崔俊臣巧會芙蓉屏

一七三

### 拍案驚奇二刻

#### 照世杯

走安南玉馬換猩絨

三七〇

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

一九五

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

一三二四

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

一四七

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

一六三

#### 西湖二集

巧妓佐夫成名

一九六

#### 石點頭

侯官縣烈女殲仇

三一四

#### 醉醒石

等不得重新羞墓 窮不了連撥巍科

三四八

# 醒世恒言

在「三言」中，「醒世恒言」流傳得最廣，也最爲人所知。其翻刻的清代印本，似乎常在市場上見到。然原刻本則極不多見。原刻本有圖，圖的格式氣韻與「古今小說」很相同。題頁上寫着「繪圖古今小說」，「醒世恒言」，金闔葉敬池梓」字樣。此可見原來「三言」本皆別題爲「古今小說」。這是蘇州刻的很好的一部書。所謂出版家的「金闔葉敬池」，即係刊行馮氏訂補的「新列國志」及天然癡叟的「石點頭」諸書的。西諦藏的葉敬池刊本「新列國志」其題頁上，別有廣告一則，其中說起，「墨憨齋向纂「新平妖傳」及「明言」、「通言」、「恒言」諸刻，膾炙人口」云云，則是「三言」之名，在明末便已盛爲時人所稱的。大約葉敬池與馮氏的關係是很深的。葉敬池曾請於馮氏，要陸續的改編「列國」、「兩漢」諸演義，雖其結果僅有「新列國志」一種出版，兩漢諸作俱未見，然馮氏後半期的著作，大都交給葉敬池出版，却是很有可能的。

「警世通言」中所載的宋元人話本特多，但馮氏着手選錄「恒言」時，似乎這些材料已很稀少，所以收錄的便也不多。惟明人所作，「恒言」中則特多，也許一部分還是馮氏自作的也說不定。「恒言」前有可一居士的一篇序，總結「三言」的意義：

六經國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說也。而尚理或病于艱深，修詞或傷于藻繪，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恒心。此「醒世恒言」四十種所以繼「明言」、「通言」而刻也。明者，取其可以導愚也。通者，取其可以適俗也。恒則習之而不厭，

傳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義一耳。夫人居恒動作言語不甚相懸，一旦弄酒，則叫號躑躅，視塹如溝，度城如檻。何則？酒濁其神也。然而斟酌有時，雖畢吏部、劉太常，未有時時如濫泥者。豈非醒者恒而醉者暫乎？由此推之，惕孺爲醒，下石爲醉；卻喙爲醒，食嗟爲醉；剖玉爲醒，題石爲醉。又推之，忠孝爲醒，而悖逆爲醉；節儉爲醒，而淫蕩爲醉。耳聰目章，口順心貞爲醒，而卽聲從昧，與頑用囂爲醉。人之恒心，亦可思已。從恒者吉，背恒者凶。心恒，言恒言，行恒行，入夫婦而不驚，質天地而無怍。下之巫醫可作，而上之善人君子聖人亦可見。恒之時義大矣哉。自昔濁亂之世謂之天醉。天不自醉人醉之，則天不自醒人醒之。以醒大之權與人，而以醒人之權與言。言恒而人恒，人恒而天亦得其恒。萬世太平之福，其可量乎。則茲刻者，雖與《康衢》、《擊壤》之歌並傳不朽可矣。崇儒之代，不廢二教，亦謂導愚適俗，或有藉焉。以二教爲儒之輔可也。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爲六經國史之輔，不亦可乎。若夫淫譚穢語，取快一時，貽穢百世。夫先自醉也，而又以狂藥飲人，吾不知視此《三言》者得失何如也。

可說是「三言」的總序。把「明言」解作導愚，「通言」解作通俗，「恒言」解作傳久，一面說明了小說的功用，一面又說明它的性質，確乎是有所見。

# 賣油郎獨占花魁

年少爭誇風月，場中波浪偏多。有錢無貌意難和，有貌無錢不可。就是有錢有貌，還須着意揣摩。知情識趣俏哥哥，此道誰人賽我。

這首詞名爲「西江月」，是風月機關中最要之論。常言道：「妓愛俏，媽愛鈔。」所以子弟①行中，有了潘安般貌，鄧通般錢，自然上和下睦，做得煙花寨內的大王，鴛鴦會上的主盟。然雖如此，還有個兩字經兒，叫做幫襯。幫者，如鞋之有幫；襯者，如衣之有襯。但凡做小娘②的，有一分所長，得人襯貼，就當十分，若有短處，曲意替他遮護，更兼低聲下氣，送暖偷寒，逢其所喜，避其所諱，以情度情，豈有不愛之理。這叫做幫襯。風月場中，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，無貌而有貌，無錢而有錢。假如鄭元和③在卑田院④做了乞兒，此時囊篋俱空，容顏非舊，李亞仙於雪天遇之，便動了一個惻隱之

① 子弟：嫖客。  
② 小娘：妓女。

③ 鄭元和：唐人傳說故事：書生鄭元和因熱戀妓女李娃（宋元人傳爲李亞仙），以致窮困落魄。後來李娃設法救護他，使他讀書做了官。

④ 卑田院：即「悲田院」。佛教有「三福田」的說法，「悲田」是其中的一個。「悲田」的意思是：通過大量的施捨以表達對於苦難貧窮者的慈悲心腸，這樣就一定會得到福報，猶如種田得到收穫一樣。「悲田院」本是佛教僧人或信徒創辦的收養鳏寡孤獨的貧民的一種組織，後來引申爲「乞丐收容所」或「乞丐聚居的地方」。

心，將繡襦包裹，美食供養，與他做了夫妻，這豈是愛他之錢，戀他之貌。只爲鄭元和識趣知情，善於幫襯，所以亞仙心中捨他不得。你只看亞仙病中想馬板腸湯喫，鄭元和就把個五花馬⑤殺了，取腸煮湯奉之。只這一節上，亞仙如何不念其情。後來鄭元和中了狀元，李亞仙封爲汴國夫人。「蓮花落」打出萬年策，卑田院只做了白玉堂。一床錦被遮蓋，風月場中反爲美談。這是：

運退黃金失色，時來鐵也生光。

話說大宋自太祖開基，太宗嗣位，歷傳真、仁、英、神、哲，共是七代帝王，都則偃武修文⑥，民安國泰。到了徽宗道君皇帝，信任蔡京、高俅、楊戩、朱勔之徒，大興苑囿，專務遊樂，不以朝政爲事。以致萬民嗟怨，金虜乘之而起，把花錦般一個世界，弄得七零八落。直至二帝蒙塵，高宗泥馬渡江⑦，偏安一隅，天下分爲南北，方得休息。其中數十年，百姓受了多少苦楚。正是：

甲馬叢中立命，刀鎗隊裏爲家。殺戮如同戲耍，搶奪便是生涯。

內中單表一人，乃汴梁城外安樂村居住，姓莘，名善，渾家阮氏。夫妻兩口，開個六陳舖兒⑧。雖則糶米爲生，一應麥荳茶酒油鹽雜貨，無所不備，家道頗頗⑨得過。年過四旬，只生一女，小名叫做瑤五花馬：青、白兩色間雜的好馬。

⑤ 僮武修文：停止軍備，從事和平建設事業。

⑥ 高宗泥馬渡江：高宗（趙構），宋徽宗（趙佶）的兒子，封康王。金人滅北宋，把徽宗、欽宗擄去以後，金人追趕他，相傳他騎了一匹馬渡過長江；過江之後，才發現所騎的是一匹泥馬。

⑦ 六陳舖兒：米、大麥、小麥、大豆、小豆、芝麻等六種糧食可以久藏，叫做「六陳」，糧食舖也叫做「六陳舖兒」。  
⑧ 頗頗：「頗」字的重疊語；就是很、甚的意思。

琴。自小生得清秀，更且資性聰明。七歲上，送在村學中讀書，日誦千言。十歲時，便能吟詩作賦。曾有「閨情」一絕，爲人傳誦。詩云：

朱簾寂寂下金鉤，香鴟沉沉冷畫樓。移枕怕驚鶯並宿，挑燈偏恨蓋雙頭。

到十二歲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若提起女紅一事，飛針走線，出人意表。此乃天生伶俐，非教習之所能也。莘善因爲自家無子，要尋個養女婿，來家靠老。只因女兒靈巧多能，難乎其配。所以求親者頗多，都不曾許。不幸遇了金虜猖獗，把汴梁城圍困，四方勤王之師<sup>⑩</sup>雖多，宰相主了和議，不許廝殺，以致虜勢愈甚。打破了京城，劫遷了二帝。那時城外百姓，一個個亡魂喪膽，攜老扶幼，棄家逃命。

却說莘善領着渾家阮氏，和十二歲的女兒，同一般逃難的，背着包裹，結隊而走。

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。擔渴擔飢擔勞苦，此行誰是家鄉；叫天叫地叫祖宗，惟願不逢韃虜<sup>⑪</sup>。正是：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

正行之間，誰想韃子倒不曾遇見，却逢着一陣敗殘的官兵。他看見許多逃難的百姓，多背得有包裹，假意呐喊道：「韃子來了！」沿路放起一把火來。此時天色將晚，嚇得衆百姓落荒亂竄，你我不相顧。他就乘機搶掠。若不肯與他，就殺害了。這是亂中生亂，苦上加苦。却說莘氏瑤琴，被亂軍衝突，跌了一交，爬起來，不見了爹娘。不敢叫喚，躲在道旁古墓之中，過了一夜。到天明，出外看時，但見滿目風沙，死屍橫路。昨日同時避難之人，都不知所往。瑤琴思念父母，痛哭不已。欲待尋訪，又不認

⑩ 勤王之師：救援皇帝的外地軍隊。

⑪ 韃虜：這兩字和後文中的「韃子」，都是指金人。

得路徑。只得望南而行。哭一步，捱一步。約莫走了二里之程。心上又苦，腹中又飢。望見土房一所，想必其中有人，欲待求乞些湯飲。及至向前，却是破敗的空屋，人口俱逃難去了。瑤琴坐於土牆之下，哀哀而哭。自古道：無巧不成話。恰好有一人從牆下而過。那人姓卜，名喬，正是莘善的近隣，平昔是一個游手游食，不守本分，慣喫白食，用白錢的主兒。人都稱他是卜大郎。也是被官軍冲散了同夥，今日獨自而行。聽得啼哭之聲，慌忙來看。瑤琴自小相認，今日患難之際，舉目無親，見了近隣，分明見了親人一般，即忙收淚，起身相見。問道：「卜大叔，可曾見我爹媽麼？」卜喬心中暗想：「昨日被官軍搶去包裹，正沒盤纏。天生這碗衣飯，送來與我，正是奇貨可居<sup>⑬</sup>。」便扯個謊，道：「你爹和媽，尋你不見，好生痛苦。如今前面去了。吩咐我道：『倘或見我女兒，千萬帶了他來，送還了我。』許我厚謝。」瑤琴雖是聰明，正當無可奈何之際，君子可欺以其方<sup>⑭</sup>，遂全然不疑，隨着卜喬便走，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卜喬將隨身帶的乾糧，把些與他喫了，吩咐道：「你爹媽連夜走的。若路上不能相遇，直要過江到建康府，方可相會。一路上同行，我權把你當女兒，你權叫我做爹。不然，只道我收留迷失子女，不當穩便<sup>⑮</sup>。」瑤琴依允。從此陸路同步，水路同舟，爹女相稱。到了建康府，路上又聞得金兀朮<sup>⑯</sup>四太

<sup>⑬</sup> 奇貨可居：戰國時候，秦國太子楚抵押在趙國做人質，商人呂不韋見到了他，就說：「此奇貨可居也。」後人常

用這句話說明人或物的重要性、有價值。

<sup>⑭</sup> 君子可欺以其方：君子，過去一般指有道德的人。方，方正、正直。這句話是說：君子這類人很正直，不懂人家的壞心眼；壞人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去欺騙他們。

<sup>⑮</sup> 不當穩便：不大穩妥、妥當。

<sup>⑯</sup> 金兀朮：完顏宗弼，原名斡啜，又作兀朮，屢次侵略宋朝。

子，引兵渡江。眼見得建康不得寧息。又聞得康王卽位，已在杭州駐蹕<sup>⑯</sup>，改名臨安。遂趁船到潤州。過了蘇、常、嘉、湖，直到臨安地面，暫且飯店中居住。也虧卜喬，自汴京至臨安，三千餘里，帶那瑤琴下來。身邊藏下些散碎銀兩，都用盡了，連身上外蓋衣服<sup>⑰</sup>，脫下准<sup>⑱</sup>了店錢，只剩得莘瑤琴一件活貨，欲行出脫<sup>⑲</sup>。訪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媽家要討養女，遂引九媽到店中，看貨還錢。九媽見瑤琴生得標致，講了財禮五十兩。卜喬兌足了銀子，將瑤琴送到王家。原來卜喬有智，在王九媽前，只說：「瑤琴是我親生之女，不幸到你門戶人家<sup>⑳</sup>，須是軟款<sup>㉑</sup>的教訓，他自然從願，不要性急。」在瑤琴面前，又說：「九媽是我至親，權時把你寄頓他家。待我從容訪知你爹媽下落，再來領你。」以此，瑤琴欣然而去。

可憐絕世聰明女，墮落烟花羅網中。

王九媽新討了瑤琴，將他渾身衣服，換個新鮮，藏於曲樓深處，終日好茶好飯，去將息他，好言好語，去溫暖他。瑤琴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住了幾日，不見卜喬回信。思量爹媽，噙着兩行珠淚，問九媽道：「卜大叔怎不來看我？」九媽道：「那個卜大叔？」瑤琴道：「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個卜大郎。」九媽道：「他說是你的親爹。」瑤琴道：「他姓卜，我姓莘。」遂把汴梁逃難，失散了爹媽，中途遇見了卜喬，

註釋：皇帝出外住在那裏叫做「駐蹕」。蹕，含有禁止行人、打掃道路及警衛等意。

外蓋衣服：外面的衣服，即長衫一類的衣服。

准：兌換、抵償。

出脫：出賣。

門戶人家：妓院。

軟款：溫柔緩和。

引到臨安，并卜喬哄他的說話，細述一遍。九媽道：「原來恁地<sup>㉑</sup>，你是個孤身女兒，無腳蟹<sup>㉒</sup>。我索性與你說明罷：那姓卜的把你賣在我家，得銀五十兩去了。我們是門戶人家，靠着粉頭過活。家中雖有三四個養女，並沒個出色的。愛你生得齊整，把做個親女兒相待。待你長成之時，包你穿好喫好，一生受用。」瑤琴聽說，方知被卜喬所騙，放聲大哭。九媽勸解，良久方止。自此九媽將瑤琴改做王美，一家都稱爲美娘，教他吹彈歌舞，無不盡善。長成一十四歲，嬌豔非常。臨安城中，這些富豪公子，慕其容貌，都備着厚禮求見。也有愛清標的，聞得他寫作俱高，求詩求字的，日不離門。弄出天大的名聲出來，不叫他美娘，叫他做花魁娘子。西湖上子弟編出一隻「掛枝兒」<sup>㉓</sup>，單道那花魁娘子的好處：

小娘中，誰似得王美兒的標致，又會寫，又會畫，又會做詩，吹彈歌舞都餘事。常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子比他也還不如！那個有福的湯<sup>㉔</sup>着他身兒，也情願一個死。

王九媽聽得這些風聲，怕壞了門面，來勸女兒接客。王美執意不肯，說道：「要我會客時，除非見了親生爹媽。他肯做主時，方纔使得。」王九媽心裏又惱他，又不捨得難爲他。捱了好些時。偶然有個金二員外，大富之家，情願出三百兩銀子，梳弄<sup>㉕</sup>美娘。九媽得了這主大財，心生一計，與金二員外商議，若

<sup>㉑</sup> 恁地：如此的、這樣的。

<sup>㉒</sup> 無腳蟹：螃蟹沒有腳就走不成，比喻無依靠的女人。

<sup>㉓</sup> 〔掛枝兒〕：民間歌曲名，內容多半是講男女愛情的；明代馮夢龍輯有「掛枝兒」。

<sup>㉔</sup> 湯：挨着、接觸。

<sup>㉕</sup> 梳弄：或作「梳籠」；舊時妓女第一次接客的意思。從前妓院裏的清倌（處女）頭上只梳辮子；接客以後就梳髻，叫做「梳弄」。

要他成就，除非如此如此。金二員外意會了。其日八月十五日，只說請王美湖上看潮。請至舟中，三個人幫閒，俱是會中之人。<sup>27</sup>猜拳行令，做好做歎，將美娘灌得爛醉如泥。扶到王九媽家樓中，臥於床上，不省人事。此時天氣和緩，又沒幾層衣服。媽兒親手抱住，欲待掙扎，爭奈手足俱軟，繇他輕薄了一回。

五鼓時，美娘酒醒，已知鵠兒用計，破了身子。自憐紅顏命薄，遭此強橫，起來解手，穿了衣服，自在床邊一個斑竹榻上，朝着裏壁睡了，暗暗垂淚。金二員外來親近他時，被他劈頭劈臉，抓有幾個血痕。金二員外好生沒趣。捱得天明，對媽兒說聲：「我去也。」媽兒要留他時，已自出門去了。從來梳弄的子弟，早起時，媽兒進房賀喜，行戶<sup>28</sup>中都來稱賀，還要喫幾日喜酒。那子弟多則住一二月，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。只有金二員外侵早出門，是從來未有之事。王九媽連叫詫異，披衣起身上樓，只見美娘臥於榻上，滿眼流淚。九媽要哄他上行，連聲招許多不是。美娘只不開口。九媽只得下樓去了。美娘哭了一日，茶飯不沾。從此託病，不肯下樓，連客也不肯會面了。

九媽心下焦燥。欲待把他凌虐，又恐他烈性不從，反冷了他的心腸。欲待繇他，本是要他賺錢。若不接客時，就養到一百歲也沒用。躊躇數日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，有個結義妹子，叫做劉四媽，時常往來。他能言快語，與美娘甚說得着，何不接取他來，下個說詞。若得他回心轉意，大大的燒個利市。<sup>29</sup>當下叫保兒去請劉四媽到前樓坐下，訴以衷情。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是個女隨何，雌陸賈<sup>30</sup>，說得羅

<sup>27</sup> 會中之人：內行。

<sup>28</sup> 行戶：指王九媽以外的其他妓院。

<sup>29</sup> 燒個利市：商店開張，燒紙敬神，叫做「燒利市」；做頭一筆生意叫做「發利市」。

<sup>30</sup> 隨何、陸賈：兩人都秦末漢初有名的說客、辯士。

漢思情，嫦娥想嫁。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。」九媽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做姐的情願與你磕頭。你多喫杯茶去，省得說話時口乾。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天生這副海口，便說到明日，還不乾哩。」劉四媽喫了幾杯茶，轉到後樓，只見樓門緊閉。劉四媽輕輕的叩了一下，叫聲：「姪女！」美娘聽得是四媽聲音，便來開門。兩下相見了。四媽靠桌朝下而坐，美娘旁坐相陪。四媽看他桌上鋪着一幅細絹，纔畫得個美人的臉兒，還未曾着色。四媽稱讚道：「畫得好！真是巧手！九阿姐不知怎生樣造化，偏生遇着你這一個伶俐女兒。又好人物，又好技藝，就是堆上幾千兩黃金，滿臨安走遍，可尋出個對兒麼？」美娘道：「休得見笑！今日甚風吹得姨娘到來？」劉四媽道：「老身時常要來看你，只爲家務在身，不得空閒。聞得你恭喜梳弄了。今日偷空而來，特特與九阿姐叫喜。」美兒聽得提起梳弄二字，滿臉通紅，低着頭不來答應。劉四媽知他害羞，便把椅兒撥上一步，將美娘的手兒牽着，叫聲：「我兒！做小娘的，不是個軟殼鷄蛋，怎的這般嫩得緊？似你恁地怕羞，如何賺得大主銀子？」美娘道：「我要銀子做甚？」四媽道：「我兒，你便不要銀子，做娘的，看得你長大成人，難道不要出本？自古道，靠山喫山，靠水喫水。九阿姐家有幾個粉頭，那一個趕得上你的腳跟來？一園瓜，只看得你是個瓜種。九阿姐待你也不比其他。你是聰明伶俐的人，也須識些輕重。聞得你自梳弄之後，一個客也不肯相接。是甚麼意兒？都像你的意時，一家人口，似蠶一般，那個把桑葉餵他？做娘的擡舉你一分，你也要與他爭口氣兒，莫要反討衆丫頭們批點。」美娘道：「繇他批點，怕怎的！」劉四媽：「阿呀！批點是個小事，你可曉得門戶中的行徑麼？」美娘道：「行徑便怎的？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們門戶人家，喫着女兒，穿着女兒，用着女兒，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，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。年紀幼小時，巴不得風吹得大。到得梳

弄過後，便是田產成熟，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。前門迎新，後門送舊，張郎送米，李郎送柴，往來熱鬧，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。」美娘道：「羞答答，我不做這樣事！」劉四媽掩着口，格的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不做這樣事，可是繇得你的？一家之中，有媽媽做主。做小娘的若不依他教訓，動不動一頓皮鞭，打得你不生不死。那時不怕你不走他的路兒。九阿姐一向不難爲你，只可惜你聰明標致，從小嬌養的，要惜你的廉恥，存你的體面。方纔告訴我許多話，說你不識好歹，放着鵝毛不知輕，頂着磨子不知重<sup>①</sup>，心下好生不悅。教老身來勸你。你若執意不從，惹他性起，一時翻過臉來，罵一頓，打一頓，你待走上天去！凡事只怕個起頭。若打破了頭時，朝一頓，暮一頓，那時熬這些痛苦不過，只得接客，却不把千金聲價弄得低微了。還要被姊妹中笑話。依我說，弔桶已自落在他井裏，掙不起了。不如千歡萬喜，倒在娘的懷裏，落得自己快活。」美娘道：「奴是好人家兒女，誤落風塵。倘得姨娘主張從良<sup>②</sup>，勝造九級浮圖<sup>③</sup>。若要我倚門獻笑，送舊迎新，寧甘一死，決不情願。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兒，從良是個有志氣的事，怎麼說道不該！只是從良也有幾等不同。」美娘道：「從良有甚不同之處？」劉四媽道：「有個真從良，有個假從良。有個苦從良，有個樂從良。有個趁好的從良，有個沒奈何的從良。有個了從良，有個不了的從良。我兒耐心聽我分說。如何叫做真從良？大凡才子必須佳人，佳人必須才子，方成佳配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往往求之不得。幸然兩下相逢，你貪我愛，割捨不下。一個願討，一個願嫁。

<sup>①</sup> 放着鵝毛不知輕，頂着磨子不知重：兩句是比喩不知輕重、不識利害的意思。

<sup>②</sup> 從良：古代妓女隸屬在樂籍，是一種賤業；脫籍嫁人叫做「從良」。奴婢贖身也叫「從良」。

<sup>③</sup> 浮圖：塔。

好像捉對的蠶蛾，死也不放。這個謂之真從良。怎麼叫做假從良？有等子弟愛着小娘，小娘却不愛那子弟。本心不願嫁他，只把個嫁字兒哄他心熱，撒漫<sup>34</sup>銀錢。比及成交，却又推故不就。又有一等癡心的子弟，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，偏要娶他回去。拚着一主大錢，動了媽兒的火，不怕小娘不肯。勉強進門，心中不順，故意不守家規。小則撒濺放肆，大則公然偷漢。人家容留不得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依舊放他出來，爲娼接客。把從良二字，只當個撰錢<sup>35</sup>的題目。這個謂之假從良。如何叫做苦從良？一般樣子弟愛小娘，小娘不愛那子弟，却被他以勢凌之。媽兒懼禍，已自許了。做小娘的，身不繇主，含淚而行。一入侯門，如海之深，家法又嚴，擡頭不得。半妾半婢，忍死度日。這個謂之苦從良。如何叫做樂從良？做小娘的，正當擇人之際，偶然相交個子弟。見他情性溫和，家道富足，又且大娘子<sup>36</sup>樂善，無男無女，指望他日過門，與他生育，就有主母之分。以此嫁他，圖個日前安逸，日後出身。這個謂之樂從良。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風花雪月，受用已够，趁這盛名之下，求之者衆，任我揀擇一個十分滿意的嫁他，急流勇退<sup>37</sup>，及早回頭，不致受人怠慢。這個謂之趁好的從良。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？做小娘的，原無從良之意，或因官司逼迫，或因強橫欺瞞，又或因債負太多，將來賠償不起，憋口氣，不論好歹，得嫁便嫁，買靜求安，藏身之法，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。如何叫做了從良？小娘半老

<sup>34</sup> 撒漫：漫，放、散。撒漫，就是揮霍無度，隨意花錢的意思。

<sup>35</sup> 撰錢：同「賺錢」。

<sup>36</sup> 大娘子：大老婆。

<sup>37</sup> 急流勇退：人在得意的時候並不被冲昏頭腦，能夠控制自己。這個成語的意思和「懸崖勒馬」差不多。一般多指做官的人功成身退。

之際，風波歷盡，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<sup>③</sup>，兩下志同道合，收繩捲索，白頭到老，這個謂之了從良。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？一般你貪我愛，火熱的跟他，却是一時之興，沒有個長算。或者尊長不容，或者大娘妒忌，鬧了幾場，發回媽家，追取原價。又有個家道凋零，養他不活，苦守不過，依舊出來趕趁<sup>④</sup>，這謂之不了的從良。」美娘道：「如今奴家要從良，還是怎地好？」劉四媽道：「我兒，老身教你個萬全之策。」美娘道：「若蒙教導，死不忘恩。」劉四媽道：「從良一事，入門爲淨。況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過了，就是今夜嫁人，叫不得個黃花女兒<sup>⑤</sup>。千錯萬錯，不該落於此地。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。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，若不幫他幾年，趁過千把銀子，怎肯放你出門？還有一件，你便要從良，也須揀個好主兒。這些臭嘴臭臉的，難道就跟他不成？你如今一個客也不接，曉得那個該從，那個不該從？假如你執意不肯接客，做娘的沒奈何，尋個肯出錢的主兒，賣你去做妾，這也叫做從良。那主兒或是年老的，或是貌醜的，或是一字不識的村牛，你却不骯髒了一世！比着把你抖在水裏，還有撲通的一聲響，討得旁人叫一聲可惜。依着老身愚見，還是俯從人願，憑着做娘的接客。似你恁般才貌，等閒的料也不敢相扳。無非是王孫公子，貴客豪門，也不辱莫了你一生。風花雪月，趁着年少受用，二來作成媽兒起個家事，三來使自己也積些私房，免得日後求人。過了十年五載，遇個知心着意的，說得來，話得着，那時老身與你做媒，好模好樣的嫁去，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。可不兩得其便？」美娘聽說，微笑而

③ 孤老：妓女對長期固定的客人，非正式夫妻關係中的婦女對所結識的男人，都叫做「孤老」。

④ 趕趁：舊時，下等妓女自動到酒樓筵前歌唱，藉以獲得一點錢物，叫做「趕趁」，就是「打酒座」。

⑤ 黃花女兒：處女。